



爱情长跑  
催人泪下

为了巩固自己在这里的地位，不至于孤立无援，我打算与其他人建立同盟，但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老刘也希望我能制衡倚老卖老的老冯，但他毕竟是项目经理，不可能掀起衣袖参与这种纷争，只能隔岸观火。但不久之后，我们的几台大型机械正式入场，一个驾驶员被这里的恶劣环境吓跑了，老冯打算推荐他侄子过来，老刘却充耳不闻，私下里问我：“你能找到驾驶员吗？”

我疑惑地问：“老冯的侄子不就是驾驶员吗？”

24 小孟救急

“他侄子来了，还会留路给你走？”他白了我一眼。

“那我也找不到人啊。”我摊手表示无奈，“我自己倒是能够鼓捣几下子，但只能挖个坑埋个土，不太专业。”

“那你先客串驾驶员，辅助做一些简单的事情，三天内要是找不到别的驾驶员，只能让老冯的侄子过来了，到时候你可别抱怨。”

老刘在外面闯荡多年，不可能找不到一个挖掘机驾驶员，但他将这个任务交给我，显然别有意图。我四处打听却毫无着落，刚好子石打电话过来闲扯。他说他已经恋爱大半年了，对方叫汪小菲，是南通市人。他们爱得缠缠绵绵，两人已经以“老公”和“老婆”互称了。

“吕总在海边混得怎么样？”他问我。

我的心情有些郁闷，随口提及工作上的烦心事，他说：“小孟这两年不是一直在学这个吗？”

“哪个小孟？”

“你高中时的小弟啊，帮你和凌一尧传字条的那个人。”

我赶紧要了小孟的电话号码打了过去，尽管失去联系很久，小孟还是很快听出我的声音。他这人还是性子直，前段时间，他把自己所在公司老板的小舅子揍了一顿就跑了，现在是一个赋闲在家的无业青年。叙旧片刻，我就提到正事，小孟激动地毛遂自荐：“哥，你找对人啦！什么挖掘机、推土机、装载机我都会，还是一把好手；叉车、吊车、翻

斗车也懂点儿，绝对不会给你丢面子！”

“那你打算要多少工资？”

他不假思索地说：“这个好说，哥觉得多少合适，那我就拿多少！”

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，我当然不可能压他的工资，于是向老刘报告了这件事，最终老刘开出了每月5000元的工资。第三天，小孟便背着被褥出现在工地上，只见他戴着蛤蟆镜，嘴里叼着烟，脖子上挂着双节棍。他希望自己的首次亮相耀眼一点，但是工地上的那只哈士奇狗丝毫不怕他，龇牙咧嘴地追着他吼了大半天。

在他铺床的时候，它在吼；在他吃饭的时候，它在吼；在他午休的时候，它在吼；在他逛工地的时候，它在吼；就连他去厕所时，那条狗仍然锲而不舍地在他旁边狂吠。

“哥啊，你们这只狗是不是有神经病？”他打电话过来告状，“我都蹲半个小时了，连一个屁都没放得出来！谁养的？他怎么不弄一只兔子看工地？”

事实上，这只哈士奇是老刘从朋友家牵来的，当时他认为这只狗的目光凶狠霸气，带到这里必有用武之地。然而，它到工地以后不务正业，好逸恶劳，整天在海边瞎溜达，不但看不了工地，我们还担心它被人偷走。

原先，老刘认为小孟可能是继哈士奇之后第二个错招的劳动力，我也曾有所担忧。第二天，小孟在众目睽睽之下驾驶挖掘机干活，任务看似普通却需要细腻的操作，很多人等着看笑话。然

而，他的技术相当娴熟，任务完成得又快又好，连一向吹毛求疵的老刘都表示赞许。

“有了这个小兄弟，那俩老驾驶员摆不了谱了。”老刘欣慰地说。

老刘是项目部的经理，老冯是总工，而我的职务不过是小小的技术员。尽管如此，每次项目部在镇上吃喝宴请老刘都会把我带上，因为一场酒席就是一场战斗，我在这场战斗中充当老刘的贴身警卫员。倒酒、分酒、敬酒、劝酒、罚酒、灌酒，这些都是在学校学不来的，但可能比高等数学有用。

这一喝便是一顿接一顿，有时上顿的酒还没醒，下一顿的酒又开始了。

那天为了报价的事情我们又请客，在觥筹交错的时候，凌一尧突然打来电话，我赶紧走出包间接听。她的声音有些颤抖，低声地说：“我肚子疼得厉害。”

“怎么了，是不是着凉了？”我问。

“疼得都不想动，晚饭都没有吃。”

“会不会是急性肠炎或阑尾炎？蒋倩倩不是在南京吗，要不我打电话给她，拜托她送你去医院看一下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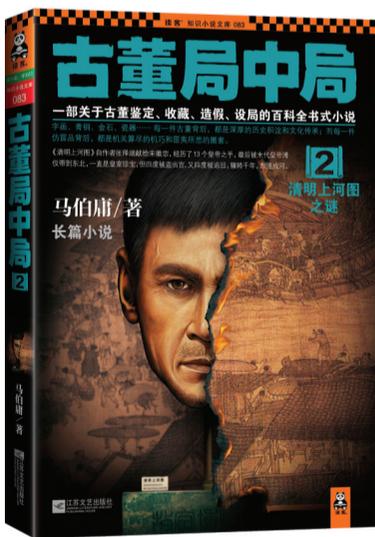
“哦，知道了。”她话锋一转，“那你在干什么？”

我如实相告：“在外面喝酒。”

凌一尧无奈地苦笑：“那你继续喝吧。”

“只是应酬，我也不想喝，回去后我再给你打电话……”

(摘自《与我十年长跑的女友明天要嫁人了》李海波 著)



机关算尽  
匪夷所思

我把铜钱捏在手里递给他。戴鹤轩拿起放大镜端详了一阵，突然发出一声冷笑，把铜钱扔了回来。

“黄老爷子是不是认为我很久没在古董界混了，故意拿这么一枚赝品来考验我啊？”

“这怎么可能？”我说。

27 设下赌局

戴鹤轩把放大镜递给我：“你自己看看那个通字吧。”

在放大镜下，我能清楚地看到大齐通宝的细节。位于方孔右侧的通字，它的走之边朝钱币外廓方向偏斜出一道细浅的凸起，好似写字时笔画多写了一道。

“大齐通宝是李昇开国用的钱，以精致规整著称，居然出现这样的纰漏，岂不荒谬！而且钱币不是书法，它是用模子铸成的，千币一面，怎么会其中一枚无缘无故多出一笔？”

戴鹤轩把放大镜拿回去，把钱扔还给我，得意扬扬地说：“我虽然早就离开古董界了，但这点小伎俩还是识得破的。我看你们也别忙活了，她不道歉也成，跟我学三个月气功，我什么时候教腻了，就把她放了。”他终于露出了流氓嘴脸。我一下子火了，大声喝道：“姓戴的，你别欺人太甚！”

戴鹤轩眼睛微眯：“拿假钱来糊弄我，我本该把你们赶出去。但既然卦象如此，我也不想把事情做绝。姑且就用这枚假钱，换给你一个机会吧。”

“机会？”

“我给你一个赌斗的机会。你赢了，我如你所愿；你输了，原路返回。”

我不知道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，但我没有别的选择，只得问道：“怎么赌？”

戴鹤轩缓缓起身，朝着二楼台阶做了个手势：“请。”我和药不然对视一眼，跟着他朝二楼走去。我们来到二楼，放眼一看，发现这里没有隔间，而是一片轩敞的大厅，厅前牌子上写着三个篆字：稽古轩。大厅里摆放着各色古物，从瓷器、木器到青铜器，琳琅满目。

大厅里最醒目的，是里面一面宽阔的墙壁，高约3.5米。贴墙镶嵌着一个大方木陈列架，墙体为木质，木纹淡雅匀称，隐有金丝浮现。整个木架子隔成30个正方形格子，好像一面贴墙竖挂的围棋棋盘。在这个陈列架上，每一个格子里都放着一件古董。

我问：“怎么赌？”

戴鹤轩一指这个木架子，微微一笑说：“百步穿杨如何？”

“百步穿杨？”

“你们北京怎么说来着？对了，射覆。”我和药不然眉头都是一颤，没想到戴鹤轩居然挑选了这么一个出奇的方式。

在古董圈里，射覆代表了一种赌斗的手段——赌主在桌子上摆出一些古

玩，少则五六件，多则二三十件，谓之摆阵。请射覆者站在远处，以一炷香燃烧的时间为限，靠眼力挑出这些古玩中最贵或最古的一件，或其中一件真品，或唯一的赝品，挑选的内容，由赌主来定。

我收回思绪，望着戴鹤轩的这个陈列架，上头摆着30件古玩，这在射覆里算是较多的了。

戴鹤轩把香点着，一缕青烟袅袅而起，整个展厅立刻变得静谧幽远起来。我瞪大了眼睛，朝那边看去。

一炷香燃烧的时间大约是15分钟，也就是说我每30秒要看清一样东西，心理压力是相当大的。射覆者射心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我连忙努力让自己静下心来，一件件看过去。

不知为何，当我一看到那第三件文物上的大树时，我脑子里忽然另起了一个念头。

百步穿杨，这个词怎么听着这么熟，最近我一定在什么地方听说过。

等到我回过神来的时候，香已经燃了一大截儿。

我一时大惊，急忙收回思绪，重新去看陈列架上的古玩。

(摘自《古董局中局2：清明上河图之谜》马伯庸 著)